

「每個人也想有人愛，沒有人想被世人討厭的。」每個字擲地有聲，正是出自現年 68 歲的英國神父李文烈。他的廣東話說得流暢，更不時展現幽默一面。年近古稀的李文烈 1967 年來港，在香港服務近半世紀，更於 1991 年成立協青社，幫助邊緣青年，宣揚愛的信念，「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by somebody. (每個人都渴望被愛)」。今年他獲香港樹仁大學頒發榮譽社會博士學位，肯定他對社會的貢獻。

記者：崔嘉兒 曾怡 編輯：方樂貽 鄭雲風 攝影：劉俊霆

異鄉耕耘半世紀

數十年前的回憶，對很多人而言已是塵封往事，但李文烈仍能把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娓娓道來。「當時去香港仔工業學校實習，由睜開眼那一刻便一直工作，但始終年紀輕沒有所謂。」他身兼多職，除了在學校教授英文，看顧 500 個寄宿生，星期天還要去哥連臣角探訪監犯，同時又要學習中文，「早上便到香港大學學中文，學『知乎者也』，當時仍要學習文言文！」1978 年，港英政府實行學童九年免費教育，除了是香港教育史上的轉捩點，對李文烈來說也是個新挑戰。雖然他有更多機會接觸不同階層和背景的學生，但也要著手處理更多青年問題。

用愛感動青年

在輔導學生的過程中，李文烈也悟出一套道理。他憶述，當時有個學生偷竊成癮，「有次他偷同學的銀包，被發現了便要他去見『鬼佬』，即是我。」當時李文烈沒有出口指責，反而循循善誘。「當時學校有很多畫則紙，做輔導有樣東西叫 Family map (家庭圖)，就讓他畫。」他讓那學生在紙上畫 Family map，畫到最後他便發現紙上只剩下該學生，細問下才知道最疼愛他的祖父過身了。「日後你要錢，便來問我，但不要再偷竊。」說畢，便讓該學生離開。翌日，那學生真的去找李

文烈索取七元，李文烈毫不猶豫給了他。誰料隔日，那學生竟把那七元原封不動地歸還，自此以後那學生便再沒有偷竊。「其實他也只不過想人愛。」此事更令他明白，在成長階段中「愛」對青少年相當重要。李文烈在不同學校打滾了 17 年，培養出勇於接受挑戰的個性。機緣巧合下，當時的懲教署署長邀請他加入懲教署，他毅然放下青年工作，於 1984 年轉到懲教署工作，一做便是十年。

難忘獄中百態

十年光陰漫漫長路，李文烈遇上不少難忘事。他憶述在入職初期，遇上一位被判終身監禁的黑社會殺手，叫妻子與自己離婚，後來這位殺手在獄中不但信了教，還考了公開試。在赤柱監獄的演講日中，他身旁坐著一位女士，和兩位女孩，「原來這是他的妻女，他們並沒有離婚。」此情此景，令李文烈好不動容。

不過，李文烈最深刻的事，莫過於在獄中碰上自己輔導過的學生。「我聽見有人在身後大叫李文烈，但在懲處署沒人知道我的中文全名。」言談間，學生透露因持械行劫被判刑三年半，而且是第二次入獄。他也不過是十六、七歲的少年，可惜

誤入歧途，李文烈每次去探望他，總是收到加刑的消息，數天到一星期不等。「我問他，你究竟想怎麼辦？他說『畢業』(出獄)後可做『雙花紅棍』，要出去做『大佬』！」李文烈說出這段往事時臉上盡是無奈和惋惜，無法導他向善成為他心中的遺憾，但同時堅定了他成立協青社的想法。

憑信念不言休

協青社成立初期，李文烈同時在懲教署和協青社兩邊走。隨著協青社的規模日漸壯大，他不得不在兩方面中作出抉擇，最後他選擇去幫助迷途青年。李文烈深信這些青年非生性頑劣，他們不過是在惡劣環境中掙扎成長。在輔導他們的同時，也要學習去欣賞他們，「他們(青少年)在掙扎的過程中，很需要我們的鼓勵與支持。」儘管即將有新幹事接替他的職位，李文烈仍堅持不退休，「現時與年輕人的接觸有限，但仍會到港大教書，也會做培訓的工作。」訪問過程中，李文烈提及往事時如數家珍，眼中充滿了熱情和興奮。他對工作的熱愛和執著，全賴一個信念，「社工很強調『You must empathize with your client』(你要同情你的客人)，但『We don't empathize with them』(我們不同情他們)，we love our young people (我們愛我們的年輕人)」。」憑著李文烈的愛與信念，令協青社能在社會的洪流中走得更遠。☉



落地神父

神父一般予人印象嚴肅和神聖，但李文烈甫見記者時，便立刻打趣問道：「有甚麼好『帶挈』？」訪問期間，也不時笑說自己的輔導技巧一流，替阿昌感到惋惜時，也不禁感歎說道：「唉，你話咁樣死唔死？」他的廣東話可謂比香港人更地道，或許是這種「貼地」無隔閡的溝通，才令李文烈能更貼緊青年人思想。☉